

# 守望

汽车学院：曾庆锁

聊大的初冬，微凉，风吹得枯枝飒飒作响。孤独的夜晚，有对目光时刻注视着我。

母亲是个刚强的人，但却时常被我气的落泪。

记得有年夏天，我正和小伙伴玩得起劲，母亲却硬要给我洗澡，那时洗澡是用一个大盆盛满水，用塑料薄膜盖住，然后晒一上午。好不容易把我摁在了盆子里，母亲还边洗边哄我，等我刚洗完母亲准备给我擦干时，我却猛地从盆里跳出在地上打了一个滚，像一个胜利者那样高兴。母亲坐在地上没有打我，却泪流满面，无助的脸上写满了悲伤。上了小学，我姐姐成了我最大的敌人，什么事都管着我，每次我俩打架总是被姐姐摁在沙发上，她从不打我，就是一直摁着，我挣扎一会儿就气得哇哇大哭，然后我就开始骂，每当这时，母亲都会训斥我。有次母亲越训斥我，我骂的越凶，母亲气极了，从桌上抄起鞋刷子，在我嘴巴上狠狠地抽了一下，然后就和我姐姐一块睡去了。我就站在那一直哭，最后哭得吐了一地了，母亲半夜起来一看，我的半个脸被打得肿了很大一块，而且看见我吐了一地，飞跑过来搂着我，摸着我的脸流泪，说：“谁让你不老实了，谁让你不老实了。”我不知道母亲是因为我不老实而感到的气愤，还是对自己刚刚出手太重了的自责。我只知道，当时她很难过。渐渐长大后，我不再那么倔，但当我惹母亲生气时，母亲还是会不留情面地责骂我，却已不再打我，有次母亲气得跳了起来，我也气得跑了出去，等回来时才知道母亲的脚

折了。那时母亲气已经消了，我看着肿着的脚踝，泪啪啦啪啦地往下落，不知母亲那一脚藏着多少的伤心与失望，我对刚才的愚蠢行为深感懊悔，暗下决心再也不惹母亲生气。

后来因为上学，我开始离家，打电话时，母亲说有时在家还会猛然喊我的名字。我说你还会想我啊，我不在家烦你你倒省心了呢。母亲说烦点好，烦点热闹。电话这头我笑着无言以对，只说你别因为一个人在家就懒得做饭。母亲也笑笑，说忘不了。每次返校我都会让母亲送我去车站，有次在路上，一位老奶奶看见了，对母亲说：“这孩子这么大了，该学会骑车了。”母亲没有回答，等过去以后回头对我说，还让我驮着你，人家都笑话了到了车站每次等我上了车，看不见我的时候母亲才回去，开始时我总回头看着母亲扶车的身影，对视着母亲的目光，那目光充满了期望、不舍。久了我不再敢回头去看母亲，因为我害怕那个目光，害怕那个身影。一路上我手都紧紧攥着书包，等车子转角后，我才微微松开。以前我总不明白为什么高中的学生周末都愿回家来，在那逛街、游玩不好吗？现在我知道了，因为在家有一个人一直在等着你，那根无形的细线紧紧牵动着我们在外漂泊的心。

闲时，母亲总爱捧着旧时的照片，也不翻看，就在那静静坐着，不知是在想我儿时的捣鬼，还是在感叹时光的飞逝。有时母亲会冷不丁地说一句，“唉，多快啊，想想那时你还在我怀里整天哭闹，转眼都这么大了。等到我老了，干不动了，你可得孝顺我啊。”我故作正经地说：“那你现在还不对我好点。”母亲回答说：“臭孩子，我哪点

对你不好了。”

时光荏苒，转眼多年过去，母亲的身影走遍我记忆的每一个角落。在我十多年的记忆力，母亲的脸上添了一丝丝皱纹，每一道都藏着多少生活的沉淀，包含多少岁月的风霜。成长的路上，母亲的青丝染成了白发，双手磨满了老茧，却从不曾抱怨，一直苦心操劳着。

有份感情，是不需要表达的，它存在时也许并不能感觉到它的重要，但它一旦消逝或远离，就会有种莫名的落寞与恐慌；有对目光，是不需要对视的，有时我们并不一定能注意到，但它却时刻在你背后注视着，无论何时，永远支持着你。

珍惜与母亲相处的每一天吧，当某天仔细看这位伟大女人时，才发现她已经老了，是真的老了。在她的心里最期望的事也许并不是你将来能干什么伟业，可能就盼望着你能常回家看看，不要求别的，只要陪陪她就好。

后记：进入大学，很少写这种触动的心灵的文章，在这个寂静的夜晚，伸出了笔，想到的还是母亲，在那浮夸的文字跟前，母亲的故事也许虽平凡，却真是给我以启迪。

——摘自聊城大学《学生公寓文化报》